

# The Naming Principia for Sea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Time

**Songdi. Wu**  
**(Visiting Scholar, Harvard University; Professor,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 中国古代对海域的命名

吴松弟（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中国东邻太平洋，沿海地带一向都是中国人的生活空间，在中国早期的古典文献中便有关于海的记载。因此，我们讨论东方海域的命名原则，恐怕必须首先回到遥远的中国古代。

“海”是中国人对海域的通名，中国早期的字典《说文解字》解释“海”字：“天池也，以纳百川者。”即海是让各条河流最后注入的巨大的天池。而稍后一些的字典《释名》，则从海水的颜色着眼，对“海”另有一番解释：“海，晦也，主承秽浊，其水黑如晦也。”在这里，“主承秽浊”自然也是接纳各条河流注入的结果。

在古代的中国人看来，中国居于世界之中，国家围绕以海域，中国古代地理学的“九州”、“九洲”、“裨”、“中国”等用来指古代中国生活地域的地理名词，都出于同样的认识。宋人毛晃的《禹贡指南》是用早期的文献，解释中国最早的地理书《尚书 禹贡》的著作。他在解释“九州”、“九洲”时，引用了多家的说法。其中，李巡的说法是：“四方有水，中央高，独可居，故曰洲，天地之势四边有水。”邹衍的说法是：“九州之外有瀛海环之，是九州居水内，故以洲为名，共在一洲之上，分之为九耳。”

环绕中国四方的水域或海域，一般就称之为“四海”。收入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诗《商颂 玄鸟》就有“肇域彼四海”一句，后人认为，此诗中的“肇”应当解

释为“兆”，“言正天下之经界，以四海为兆域是也。”（晋郭璞注，宋邢昺等疏《尔雅注疏》）在当时中原的人看来，他们的经济文化水平要高于居住在靠近“四海”的周边地区的人民“蛮夷戎狄”，有时他们便以“四海”作为蛮夷戎狄的代名词。在《尔雅注疏》中，便有“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皆四方极远之国”，“四夷（蛮夷戎狄又统称四夷——

引者）皆际海，故谓之四海”，这样的解释。更有甚者，《尔雅注疏》甚至引孙炎关于“海”的有些随意的解释：“海之言晦，晦闇于礼义也，云知在东西南北者以曲礼云。”孙炎的话的含义是：蛮夷戎狄不知礼义，不知礼义叫作“晦”，而“晦”就是“海”，因此他们居住地附近的大片水域就称为“海”。而在《尚书 禹贡》中，将周边蛮夷戎狄前来中原朝贡，并逐渐接受中原文化影响的这种为以后的历代帝王所追求的理想，称作“四海会同”。

中国周围的“四海”，有东、西、南、北之分，于是中国人便以东、西、南、北等地理方位词加于通名“海”之上，称不同方向的海域为东海、南海、北海和西海。然而，这种对海域的具体划分，在先秦时期还很少见于记载中国国内事务的文献。在这些文献中，一般只有笼统的“海”，而没有具体的东海、南海、北海、西海等专名。或许，这反映了早期中国人尚缺少比较频繁的海上活动，至少缺少纵贯南北海域的航海活动，因此没有必要细分各个海域。提到海域专名的早期文献，大体都是记载域外地理的著作，而以《山海经》最著名。在这部真实和想象、怪异溶铸于一体的名著中，我们看到了有自己专名的东海、南海、北海、西海的“四海”以及它们的地理方位。

《山海经》中，不仅有在今中国东部海域的近海名称，如精卫填海的东海，“琅琊台在渤海间、琅琊之东”的渤海，“郁水出象郡而西南注南海”的南海，还有地域不明或可能在今中国境外的西海与肄于西海、北海等。从已知的几个地名来看，《山海经》中的海名，完全依据东、西、南、北等地理方位来确定，如东海在中国大陆之东，南海在中国大陆之南。至于渤海，在当时人看来并非最北的海域，因此不能冠以“北海”，又或许由于其尽管在东部海域，但因今山东半岛的阻隔海域不如半岛以南的海区面积广大，因此亦不能称“东海”，而只能按照当时人在山东半岛所见到位置，命之为“渤海”。《史记 高祖本纪》提到齐国“北有勃海之利”，其下“索隐”便引崔浩对“渤海”的解释：“云勃，旁跌也，旁跌出者横在济北，故齐都赋云海旁出为勃，名曰勃海郡。”就是

说，这片海域仿佛从一旁横放在济水河口的北面，所以称为渤海。

先秦时期，人们将海理解为“海，天池也，以纳百川者”，以及“海，晦也，主承秽浊，其水黑如晦也”，他们除了将现代地理学意义上的海（大洋近陆地部分）称为“海”外，也用来指内陆较大的湖泊。《山海经》所说的“西海”，至少有一个是指位于我国西部地区的湖泊。这样一来，就使得“海”的使用范围大大扩大，不仅海域可以称“海”，湖域也可以称“海”。而东、西、南、北这些地理方位之后再加上“海”字的命名方法，却又带有明显的局限性。

首先，它使位于同一地理方位但水域却完全不同的海域或湖泊，都可以使用带有同样地理方位字的“海”名，从而使这些海域或湖泊难以区别。例如，在中国文献中，“东海”这一海名便有不同的空间范围。有时，指中国东部的海域（但内海渤海往往不在内），有时指山东半岛以南的海域（至少元代甚至明代以前今黄海尚无专名）。尤其值得我们的注意的，远在今日本、韩国、朝鲜、俄罗斯四国之间的日本海，因俄罗斯的远东部分历史上长期属于中国，这一海域理所当然地被古代的中国人命名为“东海”。直到今日，朝鲜半岛人民除了称日本海为高丽海外，还称其为“东海”。因此，古代的“东海”一名，几乎用到了当时中国人所能认识到的亚洲大陆以东、北到今俄罗斯的库页岛，南到我国台湾之间的广大海域。随着人类海上活动的日趋复杂，势必要求将大面积的海域进行细分。“渤海”一名的使用，即表明了当时人试图将东部海域进行细分的一种努力。然而，这种努力在中国古代实在太少了。

其次，地理空间上的任何一个点，必然都有其东面、南面、西面或北面，如果都按照方位命名海名或湖名，岂不是各地区都会有若干同样的“海名”？这一状况，在《尚书·禹贡》中就有存在。此书既按当时人的想法，以为在中原的东、西、南、北四面都有大片海域的存在，希望实现周边民族都前来中原朝贡的“四海会同”的理想，但又在西部的敦煌三危山的南面安了一个“南海”，导致长期以来经学家对它所记载的“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的“南海”争论不休。如果我们考虑到按地理方位命名海域或湖泊这一中国悠久的传统，或许我们会认为，这一“南海”只是三危山以南的某个大湖罢了。如上所述，今日本海海域长期被称为“东海”，然而我们在历史文献中看到，这一海域唐代亦曾被中国人称为“渤海”。徐坚《初学记》卷6说：“东海之别有渤澥，故东海共称渤海，又通谓之沧海。”也就是说，渤海是东海的别支，从地理方位看，在中原的范围内，今位于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的渤海在东部海区的北部；

而从唐代在我国东北建立区域政权并极力模仿中原文化的粟末靺鞨人看来，今天的日本海在东北东部海区的北部，故也可称之为渤海。此外，明代生活在今俄罗斯波谢特湾西岸的女真人，由于日本海海域在他们生活地区的南面，又将海域称为“南海”。

汉唐以来，这种地理方位加“海”字的海域地名命名，不仅没有改变，反而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扩大，大量出现在介绍域外地理的著作中或翻译过来的佛经中。例如，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在述及天竺国（在今印度一带）地理时，便引《释氏西域记》，述新头河“经罽宾、犍越、摩诃刺诸国而入南海”，而恒水“东流入东海”。当然，在介绍天竺国这种远离中国的国家或地区时，中国文献记载的“东海”、“南海”，只能是以这些国家而不是以中国为中心，来确定其方位。郦道元同时期的人张揖在其所著《广雅·释地》中说：“四海内东西九十万里，南北八十一万里。帝尧所治，九州地二千四百三十万八千二百四顷，其垦者九百一十万八千二十四顷。夏禹所治，四海内地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虽然《广雅·释地》所载的里数和垦田数都纯属臆测，不能相信，而“帝尧所治”的九州地也没有东西、南北的里数，但文中第二个即“夏禹所治”的“四海”，其西、南北的里数，却只相当于第一个“四海”的几十分之一。这一点，足以表明至迟到了北魏时期，人们已普遍将“四海”这一地理概念推之到中国以外，成为“天下”、“世界”的代名词，而不仅仅是中国周围的东海、南海、北海和西海了。

明朝后期，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利玛窦、庞迪我、艾儒略等人进入中国以后，开始将西方的地理知识和对世界的了解传入中国，利玛窦绘制了《坤舆万国全图》即当时的世界地图，艾儒略出版了《职方外纪》。在这些地图和著作中，出现了大量的中国人以往所不了解并且以所在国家或地区名字命名的海域地名。然而，这些西方传教士也认识到，中国对海域地名的命名方式，早已成为中国强大的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根本无法改造。因此，他们在海域地名的使用上适当变通，将中国置于世界地图的中心，并使用了按照东、西、南、北等地理方位之后加“海”字的海域地名。这一点，在利玛窦所进、庞迪我翻译、艾儒略增补并最后形成的《职方外纪》书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职方外纪·四海总说》说：“（海）有二焉。海在国之中，国包乎海者曰地中海，国在海之中，海包乎国者曰寰海。……寰海极广，随处异名。或以州域称，则近亚

细亚者谓亚细亚海，近欧逻巴者谓欧逻巴海，他如利未亚，如亚墨利加，如墨瓦蜡尼加，及其它蕞尔小国，皆可随本地所称。又或随其本地方隅命之则在南者谓南海，在北者谓北海，东、西亦然，随方易向，都无定准也。兹将中国列中央，则从大东洋至小东洋为东海，从小西洋至大西洋为西海，近墨瓦蜡尼一带为南海，近北极下为北海，而地中海附焉，天下之水尽于此。……海名海虽分而为四，然中各异名。如大明海、太平海、东红海、孛露海、新以西把尼亚海、百西儿海，皆东海也。如榜葛蜡海、百尔西海、亚刺比海、西红海、利未亚海、何折亚诺沧海、亚大蜡海、以西把尼亚海，皆西海也。而南海则人迹罕至，不闻异名，北海则冰海，新增蜡海、伯尔昨客海皆是。至地中海之外，有波的海、窝窝所德海、入尔马泥海、太海、北高海，皆在地中，可附地中海。”

根据上述论述，我们可以得知：

第一，艾儒略所说的“海包乎国者曰寰海”的“寰海”，其含义与中国古代地理学所说的包罗大地的“四海”相近；

第二，艾儒略所说的随处异名的寰海名称，共分两类。其第一类“或以州域称”者，即海旁的州域地名加“海”字的海域名称，乃是西方人命名海域地名的做法，并非中国传统。而第二类“又或随本地方隅命之”者，即以某地为中心，按其东、西、南、北的方位加上“海”字命名海域地名，乃是中国传统的做法。显然，艾儒略已将中国和西方的两种不同的海域命名方法，视为各国给海域命名的主要方法。

第三，艾儒略称大东洋至小东洋为东海，小西洋至大西洋为西海，近墨瓦蜡尼一带为南海，近北极下为北海，而地中海附焉的海域命名方法，乃是中国传统的命名海域的方法，而且这种海域命名是“将中国列中央”，然后再确定东、西、南、北方位的，只是中国没有“地中海”，故不得不将西方地图的“地中海”照搬到《职方外纪》上。不过，艾儒略此处所说的东海、南海、北海、西海，其面积不仅大大超出中国传统地理学所说的环绕中国周围的“四海”，而且大大超出《释氏西域记》所载的天竺国附近的“东海”和“西海”，而几乎相等于当代地理学所说的四大洋七大洲的“洋”的范围。如果我们看到这一点，对《职方外纪》“东海”下还包大明海、太平海、东红海等海域，“西海”下还包榜葛蜡海、百尔西海、西红海等海域的现象，便不会感到奇怪。然而，这种“四海”下面再统各

“海”的海域命名方法，虽然中西合璧，却给人以眉目不清的感觉，未必是成功之举。

艾儒略所说的“或以州域称”这一海域命名原则，在中国古代几乎没有使用过。因此，中国古代的文献和地图，难以找到这类海域地名。然而，“或以州域称”却是欧洲的海域命名传统。为了查清日本海这一海域的地名的历史变迁，我曾查阅过一批中国古文献和日本与欧洲的古地图。我的结论是：十七世纪末以来，西方地理学家对这一海域开始有了较确切的了解，并开始标注海域名称，这些海域地名如译成汉文，除了极少数显然是沿用东方的叫法“东海”以外，几乎都是“高丽海”或“日本海”。而在日本，19世纪以前出版的大多数的日本地图，几乎都不在日本海海域标注地名，直到19世纪以来日本的地图才开始在这一海域标注“日本海”地名，但有的还在这一海域的西部标注“朝鲜海”。在中国文献中，明代和清的大部分时间这一海域仍被称为“东海”，大约到清光绪十年（1884年）前后，才开始出现“日本海”这一专名。<sup>i</sup>据此，可以说今日本海海域的名称，由按中国海域命名原则命名的“东海”，变为西方以附近国家或地域命名的“高丽海”或“日本海”，可以说是西方地理学东渐并逐渐为东方人接受的产物。

然而，西方的海域命名方式，并没有对中国的海域名称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尽管近二百余年来的西方地图，大多按自己的海域命名原则，将中国东部的海域，称为“南中国海”、“东中国海”，但中国出版的地图，仍然一如既往地标注“南海”、“东海”。尤其值得注意的，利玛窦1602年出版的中文地图《万国坤輿全图》，已将今天的日本海海域标为“日本海”，然而这一地名在中国得到使用，却在其280年之后。利玛窦、艾儒略等人在世界地图上不得不将中国置于中心，并按中国原则命名一批海域名称，以及“日本海”一名未被采纳，都表明这些传教士带来的世界地理，并未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体系有多少改变。有人认为，利玛窦去世之后，他绘制的世界地图在中国就被打入冷宫，日后鲜被引用<sup>ii</sup>。联系到海域地名，可以认为这一说法确有根据。

总之，以中国为中心，按照东、西、南、北的方位加上“海”字，是

中国古代命名海域地名的基本方法。从对中国附近的海域的命名，到对中国以外的海域的命名，大多采用这样的方法。按照这样方法命名的海域名称，一直使用到今天。

<sup>1</sup>吴松弟：中国载籍中的日本海地名，面向太平洋，1995年第1期。

<sup>1</sup>吴松弟：欧洲和日本古地图中的日本海地名，面向太平洋，2002年第1期。

<sup>1</sup>江静：利玛窦世界地图东传日本述略，中华读书报，2003年7月2日。

---